求学路上 (幸育忠)

人生在世，为了有尊严地生活，有益于社会，乃至报效国家，必须自幼勤奋学习，修身养性，积累知识和技能，增长才干。

我从1950至1961年先后上初中、高中和大学，那时中国相当贫穷落后，我所在的甘肃省华亭县就更加贫穷落后。再加上家庭被定为地主成份，大人们要领受“无产阶级专政”，子女遭受歧视，这就使我的求学之路比较坎坷。其中难以忘怀的是缺学费、行路难，还有冬日挨冻之苦。下面谈几段经历：

1950年秋，华亭县初级中学招生，只上完初小而自修了部分高小课程的我却考中第一名。头年在县城西街姨妈家包饭，每月付两块银元，我学习总名列前茅，还被推举为学生会副主席。1951年秋，故乡武村铺进行了土地改革，家产被没收一空，全家7口人以破窑栖身，再没钱交伙食费，二舅便让我到他家免费吃饭。初冬的一天黄昏，我照例去二舅家吃晚餐，只见满院散落着书籍和破烂，屋内空空荡荡，不见人迹，原来二舅家也被没收了。我黯然返回学校，当夜腹饥难眠。第二天，班主任张慕良老师和父亲昔日的同事崔峻老师知道了情况，便花钱安排我到教工灶吃了两天，以后重到二舅家吃饭。

土改时给二舅家留有一盘水磨，靠收磨租和扫磨膛得来的粗粮足以糊口，供我吃饭整整两年。虽然90%是玉米面，无油少菜，但毫未饿着。这年初冬，父母自顾不暇，风雪中穿着单裤的我瑟瑟发抖，二舅见状急忙凑钱买布买棉花，舅母给我赶缝了棉裤，才免于挨冻。初中求学，多亏舅家关照，此恩没齿不忘。

初中毕业后报考高中要到平凉市，距家115华里，我与五位同学步行一天到达。先住店一宿、嫌贵。第二天办完升学考试报名手序后发现平凉师范男生宿舍暑假里人去室空门未锁，我等就入住其中一间。晚上睡在光床板上，无铺无盖，半夜冷得缩成一团。日餐两顿，只买一角钱一大碗的素面条吃。如此生活7天，参加考试又等候发榜，我被全地区唯一的高中——平凉中学录取，名列18。

1953年秋，高中一开学就碰上了难心事，申请助学金的证明被退回。因校方要求该证明必须由区政府开具，而我交的证明是乡政府的，级别不够。没有助学金读高中将难以为继，怎么办？我毅然请假三天，赶回华亭重开证明。第一天冒着毛毛细雨独自步行115华里回到武村铺，这去而突来令家人大吃一惊。第二天往区政府所在地上关，途中要翻两座山，过几条沟，约30余华里，我不识路，只能跟着电话线走。雨越来越大，时而像乱箭穿身。羊肠小道泥泞遍地，两旁荆棘丛生，就我一人在踉踉跄跄地赶路，上无雨伞，下无胶鞋，只头戴草帽，身披包袱布，脚穿布鞋，浑身湿透。这天来去淋雨，虽然艰苦，但区政府准予申请助学金的证明拿到了，心中却充满喜悦。第三日返校，天仍阴沉，雨还滴答，我翻越了四座大山，进入阴凉坡峡谷。这峡南北长20余华里，了无人迹，峻岭中一条骡马古道崎岖蜿蜒，解放前土匪经常出没，劫财害命。此时此地真乃山高、林深、路隘，雾重、日暮、人单，我走着走着，不禁心生恐惧，一怕野兽突然扑来，应付不了；二怕黑夜突然降临，无处投宿。急怯中只有数着步点奋力跨越，终于用16000多步丈量完漫漫峡谷，到校后同学们早已进入梦乡了。

这是我生平的首次难忘之旅，三日冒雨独行290华里山路，腿痛十多日始得缓解。三年高中读完，我在华亭至平凉的路上徒步往返18趟，每次都要翻五座大山，跨一条长峡，总行程2070华里，有时还背着沉重行李。

路漫漫而崎岖，依靠自己勇往直前终可跨越，而学费得依靠家人自己发愁，父母更愁。

读高中时申请到的丙等助学金每月只有4.5元，而伙食费需12.5元，还差8元，再加上其它费用，已构成一个相当沉重的数字，侄子亨谦，初中校支金福都曾有接济。有次因无钱交伙食费，我硬着头皮向一位华亭籍的教师借钱，未得分文。第一学期转眼天寒地冻，我的棉衣尚无着落，盼来了家里寄的18元钱，既要吃饭，又要穿衣，我只有买最便宜的布和棉花缝制，不料那棉衣穿了一冬就褪色变成野狐脸，我于是买颜料自行染匀后又穿了三冬，到大学一年级时已破不忍睹了。那时平凉冬日半夜气温低于零下20℃，男生宿舍为教室代用，窗户又多又大，冷风飕飕直入，我铺的褥子短及腿肚，被胎陈旧，难以保暖，最冷时经常冻得通宵难眠，以致白天头脑迷迷糊糊。教室里只有一个火盆不足御寒，脚常冻肿甚至流血流脓。早晨的两堂课最是难熬，因脚冻只盼望老师早点下课。

1956年的夏天，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国内名校——交通大学，一家人喜悦之后即为学费焦虑。父亲是出过远门的人，经盘算起码得筹措40元钱，他把家中能变钱的东西都卖了还不够，就打发我向舅家人求援，我求了几家，从当教师的表兄赵秉行处借到10元。我还带着父亲写的信到20里外的下关找李经纬，李是中医大夫，此去名为借钱，实为讨债，但被拒绝。

七凑八借，40元学费终于齐了，如何成行又成难题。那时从故乡去西安要先步行20里到安口镇，然后搭过路的班车经陇县、千阳到宝鸡，再乘火车。因秋雨连绵，公路塌方，班车停运，亨谦侄决定送我徒步往宝鸡。他长我17岁，当小学教师，暑假正好有空。我们把被褥衣物捆扎成两大包，一人背一包，于8月21日从武村铺出发，翻山越岭，跨沟渡河，日行百里，入夜到达陇县，找了一户人家投宿。以后一连三日在东关侯车，望眼欲穿，不见汽车踪影。第四日只得往千阳走。老天似故意考验我等意志，雨时断时续，土路泥泞，水涡遍布，我和亨谦负重坚持行进约80华里，投宿在一户亲戚家，衣服行李全湿，亨谦的布鞋已裂帮。亲戚热情地为我们生火烤衣，做饭招待，女主人还拿出一双新布鞋让亨谦换上。翌日大雨，只好休息，第三天转阴，亲戚小伙与亨谦送我去千阳县城。千河涨水，深及人腰，他俩一左一右拉着我涉水而过。到汽车站一问仍无班车，遂花钱求一辆载货马车捎上行李，我徒步跟随往宝鸡行进，亨谦等返回。又是翻山越岭，行多半日，夜宿县功镇，天明再出发，中午抵宝鸡，傍晚上火车，半夜到西安。这是我求学路上第二次难忘之旅。从甘肃华亭到陕西宝鸡约300华里路，于连绵秋雨中走走停停，乘车无望，只得徒步，道路泥泞，行李沉重，饿了只啃干粮。本来只需5个小时的车程，我却花了整整8天才到。多亏亨谦远送，才离大学之门越来越近。

8月28日半夜走出西安火车站，夜黑、人生、地疏，幸有交大接站人员帮助，雇了一辆人力三辆车送我去学校。车子纵穿古城又左拐，许久忽停。车主说到了，便扔下我消失于夜幕中。我环顧四周，黑夜茫茫，灯火稀少，若入旷野，若临峡谷，哪有交大的踪影？我向着灯光寻寻觅觅，进进退退，未找到校门和任何建筑，地上发亮处看似道路，踩下去就水花四溅，背上的行李亦不堪重负，无处搁靠以供歇息。最后终于发现了一座草棚，我推开竹笆门进去，惊醒了一位酣睡的工人，他说这儿是交大建筑工地工人宿舍，学校还在东面一公里处，叫我索性暂睡棚内，天亮了再去报名。

进了交大，每月除了发饭票，还发四元钱，大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只要家中每学期寄40多元，我在假期勤工俭学再挣上一点，就能维持上学。五年里虽然穿得破旧，用得节省，少去游玩，只回了一次家，但学习不落人后，一直是班级或机械系学生干部，毕业设计成绩居优。

1961年秋我从交大毕业，返家探亲和往兰州求职途中也不顺利，回华亭时在宝鸡等候三天才搭上汽车，上兰州时火车不来，买好票于街巷排队苦等20个小时才登上一列闷罐车，无窗无座无饮水和食品供应。火车似慢牛走走停停，本来10小时车程却走了24小时才到。

求学路上的风风雨雨是对我成才的有益磨练，艰难困苦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古今中外卓有成就的人物，不少都是从困境、逆境、险境中浴火重生的。我一介碌碌凡人，微不足道，但有了这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经历，对以后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困苦就不以为苦，就能坦然面对，就能知足常乐。平凡一生，天虽未降大任于我，只当了个“现代铁匠”，在工厂一干42年半，今已79岁，但回首往事，还不至于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为碌碌无为而羞耻，此生还不算太平庸，还无愧于祖宗、祖国和人民。

时代发展进步了，而今的幸氏裔孙用不着受那么多苦，遭那么多罪，但你们的生存竞争更激烈，对社会的承担更重。祝愿大家承祖德，秉遗训，发扬偃公精神，刻苦学习，贫不废读，勤奋工作，自强不息，与时俱进，清白立身，不怕困难挫折，为兴族报国作出新贡献！

\*\*\*\*\*\*\*\*\*\*\*\*\*\*\*\*\*\*\*\*\*\*\*\*\*\*\*\*\*\*\*\*\*\*\*\*\*\*\*\*\*\*\*\*\*\*\*\*\*\*\*\*\*\*\*\*\*\*\*\*\*\*\*\*\*\*\*\*\*